

# 先秦墨家對當今通識教育之啟發

蕭宏恩<sup>\*</sup>

（投稿日期：2014/6/17；修正日期：2014/7/21；接受日期：2014/8/19）

## 摘要

墨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唯一著重工藝技術，且十分重視平民之心聲與權益的學派。而特別的是，所謂「墨家」，其實所指乃「墨者團體」。墨者於團體中各按其所能進行學習，同時也要到各部門多加歷練，唯有相當經歷之墨者才能從事知識性之事業。反觀今日，因專業愈分愈細，單一專業已難以應付益形加速的生活步調和多元變化的社會環境，故須要成爲一跨領域整合之知識人，方足以建構自身之生活平臺。本文即企由墨者在團體中彼此學習、彼此熟悉之啟發，思索當今通識教育之跨領域學習之如何可能？而墨家「兼愛」之中心思想與核心理念，正是督促墨者實踐兼愛（義），以造眾人之福（公利）之原動力。那麼，當今臺灣的大學教育之中心思維、核心理念又當如何？

**關鍵字：**通識教育、專業分科、跨領域學習、墨者團體、兼愛

---

<sup>\*</sup>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教授。

## 壹、貴族 vs. 平民

### 一、昔日之貴族與平民

先秦諸子中，墨家十分重視平民心聲及權益，且以「非儒」起家，這是眾所周知之事，然而，重視平民心聲及權益又如何？墨子為什麼要「非儒」？墨學與儒學是否有所淵源？《淮南子·要略》有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儒、墨皆放眼天下，希冀天下承平，百姓皆有幸福的生活。然而，儒家著眼於在上者以德治天下，德惠披靡如風吹草偃，百姓受在上者德行之教化，顯發良善之本性而天下承平於民自身。雖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盡心下》），卻是貴族式地由在上者之角度以觀視天下之亂，況且儒家以「禮」教化天下，處之亂世，「禮」之繁縟反成平民百姓之累贅，墨子因而「非」之。那麼，墨子為什麼要行夏政呢？因爲「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耜，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損，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淮南子·要略》）墨子見大禹爲消除水患，親身與民眾一同餐風露宿，一起工作，就身處百姓之境遇，憂民之所憂，苦民之所苦，能真正體會平民之所思、百姓之所需，故而在治水期間一切從簡，以民之生計爲重，歷經十三年，不但永除水患，更是因而形成了一種去奢、崇儉的簡樸生活。是故，墨子身處平民，深深體會當時的天下，戰亂頻仍，社會失序，大國意在爭霸，小國則汲汲營營於夾縫中求生存，這是當時代的企向，統治階層的貴族縱使有心於百姓，卻也難以自外時代之巨輪的轉動，終顯得有心無力，似乎得先解決了稱霸或生存之問題，民生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平民百姓又是如何的感受呢？猶如貴族統治階層的附屬，終究是被犧牲的大眾，卻又無知（無法獲得知識）、無能（無反抗之能力），縱有百工技藝之巧，卻僅能爲貴族而服務，散漫於社會各個角落，朝不保夕，自求多福！難怪墨者自稱爲「賤民」，毫不起眼，只不過是貴族統治階層「以民

為貴」口號被利用者，實毫無價值可言！

## 二、今日之「貴族」與「平民」

如今在臺灣的我們何其有幸，生活在一承平之世，生長在一沒有貴族、平民之別的社會，只是，在我們的學習中，著重專業教育（專業掛帥）以及職業傾向的情況下，出現了高低貴賤之別！所謂熱門、冷門科系的區分，就是以就業出路圍標的的判斷；所謂實用、不實用之知識的差異，即是以是否能直接具體用之而取得現實利益來作判別。如此，所謂的「通識教育」又是什麼？有人以為是「補充教育」，「補充」專業以外的知識傳授。這是一種非常虛幻的說法，如果以邏輯的概念來看，「補充」意謂著「『非』專業」（～「專業」），也就是除了專業本身所獲得之知識其外的所有知識都是所謂「補充」的知識。那麼，要補充到什麼程度？要補充哪些知識？其選擇的標準又是什麼？等等，都是須要卻難以解答的問題，更有甚者，如今專業分科愈分愈細，難免有些重疊的部分，如：資訊科學系、應用資訊科學系、醫學資訊科學系等等，除去重疊的知識部分，如果補充了其他沒有重疊的知識，豈不就等於修習了兩項、甚至更多項專業，通識教育不就成了雙主修、參主修、甚而更多主修，或是輔系的專業教育了！？如此的通識教育如何可能？這又牽扯到另外有人認為通識教育就是與自身專業相關的「附屬教育」，關於此又有三種狀況：

其一，認為與自身專業有所關聯，卻又非自身專業範疇內之知識，覺得此等知識對其所在專業有所助益，故獲取之。可是，「對自身專業有所助益之關聯的知識」其意為何？如何拿捏？往往經過一番討論後，似乎能扯上關聯的實在太多或好像什麼都扯得上關聯？！那麼，這樣的教育如何可能？

其二，認為與某範疇專業密切相關的基礎知識，如理工學院的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或是在某專業領域是必修或是選修課程，認為對於其他相關專業或全校都有所助益的，就是通識教育（課程），如在某醫學大學的一位院長曾提出「生物統計學」與全校科系的專業學習都有關聯

及助益，所以必須開成通識課程，而且應該是全校共同必修才對！一方面，這位院長認為有關聯及助益的課程，不代表其他院長、系主任有同樣的共識，據所知，這位院長提出這個建議後，因其他院、系主任都沒反應而不了了之！另一方面，如果每一位院、系主任都有其認同的對全校科系的專業學習都有關聯及助益的課程，是否通通都得設為全校共同必修科目？如何可能？

其三，由於專業科系必、選修的學分數有所限，所以乾脆就將通識學分拿來使用，將一些一、二年級的基礎必修課程設為通識必修，曾經有某醫學大學的通識課程課表上出現二十六門必修課！當然，此一狀況擺明了就是「利用」通識學分來「圖利」自身之專業課程，是否真的是對通識教育無知呢？實際上，由以上的論述不難見得，無論是將通識教育意會成專業的「補充教育」或是「附屬教育」，皆是以固有的專業角度觀視通識教育，就是因為在現有的一般概念下，「通識」本身難以被視為一門專業（非專業），縱使大家都知道通識是由多種專業的結合，問題就在如此的結合似乎只是一種「混成」或「雜處」，以致通識不僅被視為非專業，更是「不專業」！「非」專業、甚而「不」專業的結果，好似通識不過就是為專業所擺佈、就是要為專業服務，猶如墨子所處戰國時代的平民是為貴族服勞逸、為貴族所支使，生活沒有自己的步調，只能跟著貴族的動向所擺佈，專職通識教師的升等，仍然得跟隨著其所在專業的相關規定而進行，不就是如此嗎？！

## 貳、墨者團體的啓發

筆者清楚記得，大約十年前，在教育部第一梯次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的成果報告會上，聘請到現任華梵大學校長朱建民教授進行專題演講，朱教授言及，通識教育發展至今，至少在公開場合，沒有人敢說通識教育是不重要的。這番話令筆者印象深刻，更令筆者感到意在言外且語重心長！如今，十年過去了，實際上，朱教授不僅一次在公開場合言及於此，

而以筆者自身的經驗，在公開提及通識教育的場合較之先前多了許多，在上者無論經意或不經意地都會加上「通識教育很重要」一語，只是，後面是否可能接著的一句不方便公開講的話是「再重要也重要不過專業」？實際上，現實上的感受的確如此。筆者以為，這不是什麼問題，因為每一項專業都自認自身有相當、甚而超越其他專業之重要性！問題在，如果感覺或認為通識教育是重要的，那麼，通識教育的「重要」在哪裡？這裡所說的「重要」，筆者認為，不應是重要、不重要相對或比較而為言者，應該是通識教育指向之目標為何？教育部96-99中程綱要計畫中，推出一項「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性課程改革計畫」，為什麼有不少教師（包含通識教師）無法理解、不知所以，甚而嗤之以鼻、不屑一顧？「通識教育到底是什麼」一直是經常被提出而未解的疑惑！其實，筆者反思，如何對通識教育下一定義或規範其範疇並非具迫切性之當務之急，就算專業科系亦不見得能那般明確地為己之範疇下一定義！通識教育顯然的問題在於，如前文所提及的，由多種專業結合而成的通識似乎只是一種「混成」或「雜處」？如何以及如何可能將如此眾多專業凝聚起來呢？凝聚之後又是呈現何樣面貌呢？

## 一、百工技藝的結合

### （一）非當今西方知識論系統的理論建構

處於戰國時代的墨子深深感受到，只有將散漫的民眾凝聚起來，不僅能自保，而且可以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甚而為天下撥亂反正。因此，墨子仿效孔子周遊列國，憑藉其個人的領袖魅力及身體力行的務實行動，號召了三百弟子共同招集散漫於各階層的平民百姓，將之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在諸子百家中無出其右的團體。（吳進安，2003，頁232）因此，先秦墨家，與其說墨家，不如說是「墨者團體」。墨者團體的組成以土工、木工、石工、繩工、鐵工、鋼工、革工、陶工等等工技人為主，再加上戰士、商賈、巫醫、農民、亡命者的編制，很清楚地，墨者團體的成員基本上皆為平民身分而非士族階級。（吳進安，頁234 - 237）墨子將百姓聚

在一起，教導百工相關知識，指導他們的工藝技術，墨子即為墨者團體的最高指導者，稱為「鉅子」；墨者團體即如此代代相傳。

集團的語彙中，顯然有工人必須具備土木力學、幾何學、光學等之知識。又他們的比喻之中，也常用規、矩、繩、懸、水等工具，以及測量、運土、固土等有關城牆構築作業之語彙。（吳進安，頁234）

在《墨經》（「經上、下」和「經說上、下」四篇）中有相關於自然科學及其在工藝上之應用問題的記載，

其中相關於數學，特別是幾何學的思想計有十九條，包括點、線、面的定義和關係，以及各種幾何圖形的分析等。在物理學方面，主要可分為三類：一、物理學的一般概念問題，二、力學理論，三、光學理論和測日影定方位問題。細分之，與時間和空間相關的概念說明有五條，論運動和靜止問題的兩條，另論及五行關係、相比標準、物質不減等各一條。此外，在力學與幾種簡單機械原理的說明共八條。最後，在光學方面，涉及光和影、針孔成像和球面反射鏡成像理論共八條，另附測日影定南北方位兩條，總計《墨經》中有四十七條內容涉及自然科學思想。（李賢中，1999，頁46）

以上是當代墨學者應用現今自然科學的分科概念，去對散論於《墨經》中相當於如今自然科學知識（理論）做的一番整理，為如今習慣於西方知識架構的我們便於了解墨子思想中相當於現今自然科學的部分。由當代墨學者這樣的整理亦可清楚見得，墨學中的自然科學思想當然可納入如今自然科學的架構之內，或更好說，墨子如果生長於現代，自然就會運用現行之知識論體系與使用今之自然科學方法來建構其理論系統。可是，話又說回來，墨翟如果生長在當今之世，那麼，他還會是「墨子」嗎？！筆者認為，是、還會是！因為他懷抱著一個促使其行動的核心理念——兼愛。當然，生長於今世的墨子，很可能是一位懷抱「兼愛」理念的科學（科技）專業人。



## （二）百工熟知彼此的跨領域學習

墨子所處時代，一般平民百姓無法接受教育、獲得知識，因此百工僅具工匠技巧，墨子教導百工如今之基礎科學知識（數學、物理學、化學），是為百工工藝技術的穩定及發展；墨子再對之加以指導，使得百工之工藝技術更為精進。更重要的是，

（墨者團體）成員各按其經歷、特技而法定勞力之分擔，但也要求他們循環各部門並熟習之，唯有老練且富有經驗的成員，才從事知識性的事業。（吳進安，頁234）

實際上，不難了解，中國傳統以來的教育是一種「通才教育」，在生活上，通情達理，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事業上，文韜武略樣樣通達，卻各有專精，所謂的「專業」即是在這種專精上表現出來。如此，「生活」即是生涯事業（終身學習），「事業」即是為美善生活的生涯發展。而如今的教育著重於所謂的「專業（分科）教育」，相對於通才教育而為「專才教育」，甚至是「專技教育」，而「通才」的培育即落到了「通識教育」身上。今之專業教育因著專業分科愈分愈細，而走向精（細）緻化，潛藏的危機即在於狹隘、窄化所謂專業人的眼界、思維。而生活是具多元面向的共同存在情境，必須兼容並蓄，自主地兼籌並顧，才能成就美善的生活。大家都知道，所謂「成功的人生」絕非僅僅在於專業上的成就，而是整體生活的幸福美滿。如果將如此重責大任落在通識教育的肩上，如何可能？舉個例子來說，已故臺灣醫學界大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的創辦人暨第一任院長黃崑巖教授，其一生念茲在茲的理念即是「成為醫師之前，先做成功的人」，也就是，先學習做人再學習做醫師，因此，臺灣醫學生的七年教育（於102學年度始改為六年）的陶成中，前兩年只排醫學人文或通識教育課程而不得排任何醫學專業課程，顯然將「學習做人」的重責大任全壓在醫學人文或通識教育上，當然註定失敗！各醫學系在課程上掛羊頭賣狗肉、利用「補課」行專業課程之實等等陽奉陰違之情事順勢而出，醫學生「前兩年儘量好好玩」的心態亦逐漸形成！那麼，通識教育又當是如何？墨者團體對百工「循環各部門並熟習之」的要求，可

以啟發我們一些靈感。

然而，如今專業分科如此繁細，如何可能「循環各部門並熟習之」？即使在技術層面，一般人也無法習得那麼多技術？於此，有另外一個問題得先了解，亦即，墨者團體為什麼要如此要求、要這麼做？就是為了要阻止戰爭，進而塑造美善的生活，簡單地說，就是為了解決問題。阻止戰爭須要有堅強的防禦，美善生活則須要有規劃的建設，因此，

（集團成員）從事城牆的構築、修補、兵器、防禦設備的製作、戰鬥、經理、救護、團紀維持等，所有須要勞力的事業。剛開始時，它指示同志性的團結，為時頗久之後，才將學習、教育、研究、著作宣導等的知識性部門組織起來。（吳進安，頁234）

很清楚地，墨者團體成員明確分工（各按其經歷、特技而法定勞力之分擔）卻更要彼此合作，才能構築堅固的工事，組合成強大的防禦能力。彼此能有充分的合作，除了要有共同的理念（精神感召）、一致的目標外，還須要對問題的共同意識，即共同的「問題意識」，才能真正將彼此融合在一起，不斷地發掘問題、意識到問題之所在，以解決益形複雜、棘手的問題（尤其是戰後的建設問題）。這須要一段較長時間的磨合，因此才會「為時頗久之後，才將學習、教育、研究、著作宣導等的知識性部門組織起來」；不難理解，如此磨合就從彼此充分了解開始。故而，所謂「循環各部門並熟習之」就是在「問題意識」的導引下去了解並熟悉（熟習）其他部門的內涵、運作以及與自身部門（在解決問題上）的關聯，共同運作，方得以合作無間，達致既定之目標。

其實，循環並熟習各部門本身就是在學習，雖然不可能盡學其能，但習得其基本觀念及簡單作為卻不是困難的事。實際上，如今有人提出「跨領域學習」，在「教育部100-103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sup>1</sup>即特別強調課程之間形成課群或與教師之間形成學術社群的方式進行「跨領域學習」，然而，什麼是「跨領域學習」？又「跨領域學習」如何可能？等等

---

<sup>1</sup> 其中包含「陶塑計畫」、「課程改革計畫」、「推廣計畫」等三個子計畫。



疑惑也一直困擾著不少老師！由墨者團體的啟發，讓我們不難領會，「跨領域學習」正是循著「問題意識」而與自身專業結合的自主學習，如此，通識教育不再只是一群不同專業的「混成」或「雜處」，就由筆者本身的例子來說。筆者於100學年度上學期，以「性別與醫學倫理」與「醫學與影像美學」（張宏名教授）、「電影與當代思潮」（林美蘭講師）三門通識課程共同組成「性別與影像」通識課群計畫，獲得教育部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革子計畫的補助，並獲選為績優課群。筆者並非媒體專業出身，對媒體（影像）並不具任何知識背景，可是，在執行計畫期間與夥伴們一起學習，除了夥伴們<sup>2</sup>相互支援外，由於有計畫的經費補助，我們亦可邀請到業界的資深導演（如：林正盛導演、虞戡平導演等）來為我們講授、並設立課程網站，將一些資料建立或置於網頁上，可供自己與爾後修課的同學參考。計畫結束後，不但已揣摩出適宜地課程操作模式，而且自身的學習也有了相當的心得。如今，雖說不上自己已然具備了些許媒體（影像）之知識，但要面對一般的學生卻是沒什麼問題，況且我們已培養團隊默契，自己仍在不斷學習中。

## 二、「兼愛」核心理念的凝聚

團體（團隊）之所以成為一個團體，僅僅是有共同的目標還不夠，必須具備內涵明確、堅定的理念，方得可長可久，否則一旦目標達成即可能散去！如同有些通識教師為了申請課群計畫而聚在一起，一旦計畫沒有通過或是執行完畢，即表示合作結束，回復先前的各自為政、各忙各的，像似一種任務編組的型態。通識課程形成教學課群以及通識教師組成學術社群，當然須要一種永續性之合作機制而非暫時性的任務編組，才能有效推動通識教育之進展。墨家「兼愛」，正是墨者團體展現高度之團體意識與凝聚力之核心理念，筆者以為，正得以成為當今通識教育之核心理念。當

---

<sup>2</sup> 我們這個團隊的成員不只是三門課程的計畫主持人，還有幾位在旁協助、支援的夥伴，如中臺科技大學的林武佐副教授等等。

代學者如此描繪了墨者團體的表現：

然墨子出身「賤人」，雖曾一度擔任宋國大夫，為時不久，且旗幟在救世，不慕名利，在內無贏財，外無攀援情勢之下，其組織律條竟能如此嚴密貫徹，而實行又如此之慷慨從容，義無反顧，實足令人驚嘆！

集團之成員非當時之士族身分，大多為平民階級之身分，皆具有高度服從之精神，赴湯蹈刃，為義而死。（吳進安，頁235、237）

墨者團體所展現出來的一股精神以及行動力，在當時看來尚覺不可思議，遑論今日之眼光！這可由「兼愛」之義以及墨者團體之領導者「鉅子」的領導兩方面來加以體會，重要的是，如何將之轉化為當今通識教育之思維及核心理念？

（一）「兼」以易「別」——「兼」而務實、寬容、無私，「別」則藏私

墨子提出「兼愛」正是見到亂世之根源在於世人不能彼此相愛，而欲撥亂反正的救世之道。兼愛的行動原則即為「視人如己，愛人若己」，「義」為兼愛之行動準則，其目標乃指向公眾之「利」（公利），尤其是生活於共同存在情境內之眾人的幸福與福祉；其重點在於由「兼」來取代「別」（「兼以易別」，《墨子·兼愛下》），否則一切皆難以實現。為當時身處亂世的平民百姓來說，只有在如此的信念下大家團結在一起，才能在戰亂中保存性命，也才能進一步實現美善生活的願景。可是，為如今處於太平之世的一般人來說卻是感到相當疑惑的：「兼愛」如果是愛每一個人如何可能？又，如何可能將他人看成跟自己一樣？遑論愛他人如同愛自己一般？此可由兩方面來加以省思。

一方面，我們仍然要回到前文所提「問題意識」的討論上。不難了解，戰國亂世的平民百姓之所以為「賤人」，就是因為處於那朝不保夕的時代，似乎「求生」成為生活的唯一目標，如同動物一般！如果墨子只是授予一般人民一些在戰亂中如何求生的方法、甚至手段，恐怕只有極少部分人受惠，卻仍然受著戰火的塗炭，而且到了太平之世，這些人是否很可能即成了會鑽營的小人罷了？！如今，我們的通識教育不就是如此嗎？

無視「生活是多元的該如何引導學習」這個疑惑，一味地想要「教給」學生一些什麼東西，似乎愈多愈好！甚至在籌畫一些所謂跨領域的課程時，由幾位老師協同授課，結果仍然是輪流上課、各講各的！？如此課群的結合，前已提及，只不過是為執行計畫、建立績效，計畫結案也就合作結束、課群散去，仍然各自為政、各教各的！可是，墨子並非如此，他集結平民、結合百工組成墨者團體。眾人在集團內相互依持，百工在集團內接受能人之士的指導學習而精進己之所能，百工仍是百工，只是不再是散漫的「百」工，而是朝向共同解決問題的「百工」。

另一方面，如上所論，「愛每一個人」當然有可能！只是一般人以「量」的角度、由「情份」的同一去作設想，當然難以想像！難以想像就難以訴諸行動、甚而不願訴諸行動，沒有行動哪有「愛」？！愛就是「愛的行動」，是在行動中，依墨者行徑，展現「願意跟妳／你在一起」的實質，兼愛就是「願意跟大家在一起」。當然，我們不能忽略了，愛有一種為他人謀福利、追求他人幸福的主動性，墨者追求的更是共同存在情境內眾人的幸福。此言「共同存在情境」，可由兩人以至整個天下的交互關聯。因此，我們不難領會，「自己」在這裡立於絕對重要及關鍵的地位，除了主動性之外，處於共同存在情境內，大家彼此相愛就是要交相互利，所以「兼相愛」必要「交相利」，而墨者體認，一切皆需由己開始：

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

這並不就是一種因果酬報的關係，墨家乃放眼於共同存在情境而非僅僅眼前的人我之利。墨家「兼愛」當然不排除「愛己」，因為自己也是人！

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墨子·大取》）

所以，墨家「兼愛」正是愛己愛人、愛人愛己，兼愛就是讓人我都獲得福祉、獲享幸福。那麼，如何是讓人我都獲得福祉、獲享幸福呢？我們由一個墨子所說的比喻來看：

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墨子·貴義》）

消極說來，如果我僅耕作自己所需、只顧著自己有東西吃（獨善其身），難道那饑餓的九人不會來搶我的食物嗎？！積極而言，只有盡力讓大家都東西吃、甚而都能夠吃飽了，大家才能共處、甚而意識同在一共同存在情境而同甘共苦。此非務實、寬容的無私之「私」嗎？！

故而，墨家「兼愛」的行動原則「視人如己，愛人若己」也就不是“1=1”的同一性問題，而是“1”為其基本的事實，再大的數量也是由“1”的組成，合起來就是一個量，分別來看就是一堆散開的“1”；這個“1”不就是「己」嗎？！如今專業分科愈分愈細，所能面對的問題愈來愈窄，卻又各據一方、各自為政，使得大學教育淪為一種（學術）典範式知識的傳授（林崇熙，2014，頁42），而與生活脫了節：

大學教師的學術（典範）由於指向高度抽象的普遍性理論，因而經常缺乏具在地脈絡問題性。亦即當大學教師的學術研究只求在國際期刊上發表SCI論文、累積點數及爭取計畫時，就容易迎合當前學術主流或政策導向，相對地很難以社會價值理念為先，為了解決社會重大議題，來探討社會運作機制問題及專業知識典範的侷限。（林崇熙，頁44-45）

「通識」不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塑造跨領域之生活省思的場域嗎？！以「兼愛」為核心理念之墨者團體的凝聚，在當今又該當是如何的展現呢？這裡，我們不能忘了墨者團體中的一個核心人物——鉅子。

## （二）通識主管——領導者 or 指導者？ or 都是？

前已提及，墨子在當時代不但見到了問題的根源，而且洞識到問題解決的癥結所在，親身感受百姓的疾苦，體會百姓的煎熬，因而將散漫於社會各角落的百姓（百工）聚集起來，產生一股有實效力量的墨者團體。而

墨者團體之所以成其為一個團體，即是具有撥亂反正、塑造共同存在情境之幸福生活的共同目標，且具備以「兼愛」為核心之內涵明確、堅定的理念，然而，這股力量的落實與實現，還須要一位強有力的帶領者。墨者團體的集團領袖，稱為「鉅子」。

集團所崇稱的聖王、賢者等，往往被描寫為工人或技術指導者。

給予集團最高指導者的稱呼為鉅子。

墨子及其嫡傳鉅子信守墨家法條，嚴正不渝，毫無通融，所謂「言必信，行必果」，其尚義殉道的精神，與夫社會革命組織的堅強，直難人置信。

繼承墨子活動的集團是由稱作巨子（鉅子）而施行強有力的統治的領導者來統率的。

鉅子是墨家團體之領袖，具有發號施令之權力，以實踐墨子義理及理想為集團努力之目標。鉅子傳授法為由前任鉅子所指定。

（吳進安，頁234、235、236-237）

這麼看來，墨者團體的鉅子是最能堅守目標、堅定理念之掌握技術導向的指導者，以及一貫團體實踐走向的領導者，具有絕對權威，無可憾動！當然，如今的通識主管，無論是通識教育學院、全人教育學院院長或是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等等，帶領著由不同專業背景（而非「百工」）組成的通識教師（無論是專任、兼任），不再可能具有無可撼動的權威地位，而且一不小心可能只是一個「擺設」，更有甚者，還可能成為一個隨心所欲（目標不明、缺乏理念）的「掌權者」！無論是何者，旗下的通識教師就恐怕會出現更多的疑慮與不知所措！所戕害的不只是那些真正努力於通識教育的教師，更是受教的莘莘學子、甚至整個通識教育！當然，這樣的比喻也許不太恰當，因為，一般說來，通識主管的權力應該沒有大到如同「君主」一般！可是，無可否認的，通識主管至少對於該校之通識教育居於一關鍵性之位置，尤其在如今專業掛帥之專業知識典範的學術氛圍內，通識主管必須是一位掌握理念、努力達成目標、有經驗、有見識之有能力、有擔當的學者，如同墨者團體的鉅子。所不同的是，墨者團體的鉅子

為一領導者及最高的指導者，而現今的通識主管應該立於一「引導者」的角色，因為有誰有那麼大的能耐能「領導」不同專業組成的非典範學術團體？！誰又有那般豐富的眾專業之知識來「指導」不同的專業！？而是將這些不同專業背景的通識教育教師由其習慣、熟悉的學術典範，導引至通識的生活平臺。由問題意識的凝聚，促成以生／師學習為核心之跨領域的自主學習與實踐。

### 參、結語：問題的解決不是目的

林崇熙（頁55 - 56）認為：

…因為關懷社會重大議題，就會連結各種校園內外的社會行動者 (social actors) 來進行跨域討論與教學行動，從而拓展學術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因為觀察到單一專業知識難以解決社會複雜議題，就會重新審視自己專業的侷限，透過跨域合作教學的方式，一方面讓學生有寬廣的思考，另一方面使自己的研究有著跨域發展的契機。

如果我們由本文所論之墨家思想以及墨者團體的啟發來省思此番金玉良言，就更能務實地將此等衷心美意實現於大學教育的學習氛圍，否則，讓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習者（生／師）大家站在一起的平臺是什麼？在哪裡？又，如何讓這些自主性極高的一些人集結、聚焦於問題的解決，而非各說各話、嘲雜一片？「通識」就是這個平臺，至少現階段，通識主管就是這位當然的「引導者」，而每位專職的通識教育教師都須要有成為引導者的培育。只是，目前專職的通識教育教師最大的問題也就在：一味地感受到通識教育不受到重視，以及自身處於專業圍繞的校園氛圍內不受到尊重，卻不明問題的根源以及問題的癥結是什麼？在哪裡？也就是說，專職的通識教育教師仍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及其意識的敏感度。黃俊儒（2014，頁153、155）說道：

雖然通識教育經常被認為是大學教育最初的原型及精神，其意義



及重要性也常常在公開的場合中被強調；但弔詭的是，與實質層面上所被分配的資源及重視程度卻有著明顯的落差。因此雖然也有不少老師基於文化深處中對於「教師」形象的認同，而意願在通識教育的教學上投注心力，但卻也常徒留形勢比人強的感嘆。基本上，由於臺灣的通識教育發展已經過了理念宣導的時期，因此普遍來說，幾乎很少人會直接去拒絕通識教育的意義及重要性，主要的問題反而是在實踐層面上的落實。教育改革的主體與動力主要在於「教師」，教育品質的關鍵也在於「教師」。…因此通識教育改革的成敗，主要關鍵仍在於教師要有深刻的自我認識及覺醒，而這樣的問題意識與理念，正是目前通識教育最欠缺也是迫切須要的。

這兩段話像似老生常談，亦像似營造了一個將通識教育教師又再度向上提升地位的取暖場合？！無論何想，切勿忽略了其間「主要的問題反而是在實踐層面上的落實」以及「主要關鍵仍在於教師要有深刻的自我認識及覺醒」這兩句話所透顯出來的深義；墨家乃當時代最為務實行動的一群人，而其所凝聚的卻是當時最不被看重、最沒有地位、甚至感受不到「自我」的一群「賤人」！但是，墨子的思想理念將這群人組織起來成墨者團體的時候，卻成為行動力最強、最堅實的一個團隊；勇於面對時代問題、奮力解決問題。可是，我們不要忘了，墨家或墨者團體並不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卻是為塑造共同存在情境之美善幸福生活而「強力」（努力作為）以破除命運（先天）之所限。如果目前通識教育教師是不被重視、被忽略、甚而不被尊重的一群，我們要如此「認命」？還是要「強力破命」？由先秦墨家的啟發，墨者團體能，成為學術社群（通識單位）的我們又有何不能！

## 參考文獻

1. 林崇熙 (2014)。學問，就是學著發問：談問題意識與課程發想。載於林秀娟（總編），陳恒安（主編），**課的反身**（42-56頁）。臺南市：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2. 吳進安 (2003)。墨家哲學。臺北市：五南圖書。
3. 李漁叔 註譯 (2002)。墨子今註今譯。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4. 李賢中 (1999)。《墨經》中自然科學的思想方法。**哲學雜誌**，28，44-59。
5. 黃俊儒 (2014)：一位通識教師應有的理念、實踐及認同。載於林秀娟（總編），陳恒安（主編），**課的解析**（152-161頁）。臺南市：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 **The Inspiration of Mohist School in Ancient QinDynasty to Current General Education**

**Hung-En Hsiao** \*

### **Abstract**

The Mohist School was the only philosophers who put focus on craftsmanship and was also the philosophers who took the civilian's intentions and rights seriously. Moreover, the Mohist School actually meant a group of Mohist philosophers. In a Mohist School, each learner had to equally study every assigned skill. Mohist learners began to study and appl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nly when they passed their general studies. On the contrary, today's classific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eems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specific. Consequently, a singl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an no longer be enough for our rapid changing society. Today's learners will need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in order to adapt the changes of socie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group learning and group inspiration in Mohist school system and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Since Mohist's core value is a universal love that improves public affairs, what are the central focus and core value of current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aiwan?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Mohist school, universal love.**

---

\*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 【作者簡介】

蕭宏恩教授：

最高學歷：輔仁大學哲學博士

現 職：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教授

教育部100-103公民核心能力養成推廣子計畫協同主持人

教育部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 (MEH) 成員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TMAC) 委員

學校衛生護理雜誌期刊研究倫理審議委員

中國山東大學博士學位點合作指導教師

經 歷：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專 長：醫學人文、墨學、儒學、生命倫理學、生死（美學）